

羣書治要

卅三卅四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三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

勅撰

晏子

司馬法

孫子

晏子

晏嬰

諫上

景公飲酒數日去冠被裳自鼓盆甕問於左右

曰仁人亦樂此樂乎梁丘據對曰仁人之耳目

猶人也夫何為獨不樂此樂也公令趨駕迎晏

子晏子朝服以至公曰寡人甚樂欲與夫子同

本書去
冠被裳
作釋衣
冠三字

下君作上

無一字

此樂請去禮對曰羣臣皆欲去禮以事君嬰恐君之不欲也今齊國小童自中以上力皆過嬰又能勝君然而不敢者畏禮義也君若無禮無以使下下若無禮無以事上夫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以有禮也嬰聞之人君無禮無以臨其一邦大夫無禮官吏不恭父子無禮其家必凶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故禮不可去也公曰寡人不敏無良左右淫蠱寡人以至於此請殺之晏子曰左右無罪君若無禮則好禮者去無

階作降

禮者至君若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矣公曰善請易衣冠糞洒改席召晏子晏子入門三讓升階用三獻禮焉再拜而出公下拜送之徹酒去樂曰吾以章晏子之教也

景公之時雨雪三日而不霽公被狐白之裘坐於堂側階晏子入見立有間公曰怪哉雨雪三日而天不寒晏子對曰天不寒乎公笑晏子曰嬰聞古之賢君飽而知人之飢温而知人之寒逸而知人之勞今君不知也公曰善寡人聞命

矣乃命出裘發粟以與飢寒孔子聞之曰晏子能明其所欲景公能行其所善

公下舊無能字補之

淳于人納女於景公生孺子荼景公愛之諸臣

不上有曰字

謀欲廢公子陽生而立荼公以告晏子晏子不

置子作置大

可夫以賤匹貴國之害也置子立少亂之本也

夫陽生長而國人戴之君其勿易夫服位有等

故賤不陵貴立子有禮故孽不亂宗廢長立少

不可以教下尊孽卑宗不可以利所愛長少無

等宗孽無別是設賊樹姦之本也君其圖之古

無孽字

作淫樂

之明君非不知繁樂也以爲樂淫則哀非不知

立愛也以爲義失而憂是故制樂以節立子以

道若夫持讒諛以事君者不足以責信今君用

讒人之謀亂夫之言廢長立少臣恐後人之有

因君之過以資其邪廢少而立長以成其利者

君其圖之公不聽景公沒田氏殺荼立陽生殺

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

景公燕賞於國內萬鍾者三千鍾者五命三出

而職計筴之公怒令之免職計命三出而士師

筴之作莫之從

三字下
筵同無
令之之

親作勸

筵之公不悅晏子見公謂晏子曰寡人聞君國者愛人則能利之惡人則能疏之今寡人愛人不能利惡人不能疏失君道矣晏子曰嬰聞之君正臣從謂之順君僻臣從謂之逆今君賞讒諛之臣而令吏必從則是使君失其道臣失其守也先王之立愛以親善也其去惡以禁暴也昔者三代之興也利於國者愛之害於國者惡之故明所愛而賢良衆明所惡而邪僻滅是以天下平治百姓和集及其衰也行安簡易身安

逸樂順於己者愛之逆於己者惡之故明所愛而邪僻繁明所惡而賢良滅離散百姓危覆社稷君上不度聖王之興而下不觀情君之衰逆政之行有司不敢爭以覆社稷危宗廟矣公曰寡人不知也請從士師之策

景公觀於淄上喟然而曰嗚呼使國可長保而傳子孫豈不樂哉晏子對曰嬰聞之明王不徒立百姓不虛至今君以政亂國以行棄民久矣而欲保之不亦難乎嬰聞之能長保國者能終

善者也。諸侯並立，能終善者為長；列士並立，能終善者為師。昔先君桓公，方任賢而贊德之時，亡國恃以存，危國仰以安，是以民樂其政，而世高其德行。遠征暴勞者不疾，驅海內使朝天子，諸侯不怨，當是時，盛君之行不能進焉。及其卒而衰怠於德，而並於樂，身溺於婦侍，而謀因於豎刁，是以民苦其政，而世非其行，故身死胡宮而不舉，蟲出而不收，當是時也，桀紂之卒不能惡焉。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不能終善者，不

國作君

遂其國。今君臨民若寇讎，見善若避熱，亂政而危賢，必逆於衆，肆欲於民，而虐誅其下，恐及於身矣。嬰之牟老不能待君使矣，行不能革，則持節以沒世矣。

丁公下
有大公
二字

景公出遊，北面望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如何？晏子曰：昔上帝以人之沒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吾君將戴笠衣褐，執鈇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不悅，無幾何，梁丘

乘作御

北作面

在疑去

據乘六馬而來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
 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
 今據也君甘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不悅
 無幾何公西北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攘而去
 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以誠不敬今君若設
 文而受諫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並
 於樂政不飾而寬於小人近讒好優何暇在彗
 弗又將見矣公不悅無幾何晏子卒公出屏而
 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遊夫子一日而三責

我今孰責寡人哉

景公射鳥野人駭之公令吏誅之晏子曰野人
 不知也臣聞之賞無功謂之亂罪不知謂之虐
 兩者先王之禁也以飛鳥犯先王之禁不可今
 君不明先王之制而無仁義之心是以從欲而
 輕誅也夫鳥獸固人之養也野人駭之不亦宜
 乎公曰善自今以來弛鳥獸之禁無以拘民
 諫下

景公築路寢之臺三年未息而又為長廩之役

頓作頃

二年未息，又為鄒之長途。晏子諫曰：百姓之力勤矣，君不息乎？公曰：途將成矣，請成而息之。對曰：君屈民財者，不得其利；窮民力者，不得其樂。昔者楚靈王作為頓宮，三年未息也；又為章華之臺，五年未息也；而又為乾谿之役，八年百姓之力不足而自息也。靈王死，乾谿而民不與歸。今君不道明君之義，而修靈王之迹，嬰懼君之有暴民之行，而不睹長庖之樂也。不若息之。公曰：善。非夫子，寡人不知得罪於百姓深也。於是

道作遵
修作循

令勿收斬板而去之。

景公成路寢之臺，逢於何，遭晏子於塗，再拜于馬前，曰：於何之母死，兆在路寢之臺牖下，願請合骨。晏子曰：嘻，難矣！雖然，嬰將為子復之。遂入見公，曰：有逢於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牖下，願請合骨。公作色不悅，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葬人主宮者乎？晏子對曰：古之君治其宮室，節不侵生人之居，其臺榭儉，不殘死人之墓，未嘗聞請葬人主宮者也。今君侈為宮室，奪人之居，

驩作安

仁人作
仁君

廣爲臺榭，殘人之墓，是生者愁憂不得驩處，死者離析不得合骨，豐樂侈遊，兼傲死生，非仁人之行也。遂欲滿求，不顧細民，非存之道也。且嬰聞之，生者不安，命之曰蓄憂；死者不葬，命之曰蓄哀。蓄憂者怨，蓄哀者危。君不如許之。公曰諾。晏子出，梁丘據曰：自古及今，未嘗聞求葬公宮者也。若何許之？公曰：削人之居，殘人之墓，凌人之喪，而禁其葬，是於生者無施，於死者無禮也。且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吾敢不許乎？遂於

何遂葬路寢臺之牖下，解衰去絰，布衣玄冠，踊而不哭，躡而不拜，已乃滂洩而去之。

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曰：據忠且愛我，我欲豐厚其葬，高大其隴。晏子曰：敢問據之所以忠愛君者，可得聞乎？公曰：吾有喜於玩好，有司未能我供也，則據以其財供我，吾是以知其忠也。每有風雨，暮夜求之，必存，吾是以知其愛也。晏子曰：嬰對則爲罪，不對則無以事君，敢不對乎？嬰聞之，臣專其君，謂之不忠；子專其父，謂

之不孝、妻專其夫、謂之嫉妬、爲臣道、君親於父、兄有禮於羣臣、有惠於百姓、有義於諸侯、謂之忠也、爲子道、父以鍾愛其兄弟、施行於諸父、以慈惠於衆子、誠信於朋友、謂之孝也、爲妻、使衆妾皆得驩欣於夫、謂之不妬也、今四封之民、皆君之臣也、而唯據盡力以愛君、何愛者之少耶、四封之貨、皆君之有也、而唯據也、以其私財、忠於君、何忠者之寡耶、據之防塞、羣臣壅蔽君、無乃甚乎、公曰、善哉、微子、寡人不知據之、至於是

也、遂罷爲隴之役、廢厚葬之令、令有司據法而責羣臣、陳過而諫、故官無廢法、臣無隱忠、而百姓大悅、

問上

景公問晏子曰、君子常行曷若、對曰、衣冠不中、不敢以入朝、所言不義、不敢以要君、身行不順、治事不公、不敢以蒞衆、衣冠中、故朝無奇僻之服、所言義、故下無僞上之報、身行順、治事公、故國無阿黨之義、三者君子常行也、

景公問晏子曰請問臣道對曰見善必通不私其利薦善而不有其名稱身居位不為苟進稱事受祿不為苟得君用其言人得其利不伐其功此臣道也

景公問晏子曰明王之教民何若對曰明其教令而先之以行養民不苛而防之以刑所求於下者不務於上所禁於民者不行於身故下從其教也稱事以任民中聽以禁邪不窮之以勞不害之以罰上以愛民為法下以相親為義是

以天下不相違也此明王之教民也
同治
 兼治
 富作封

以天下不相違也此明王之教民也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其說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是安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是詐偽也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而不與君陷於難者也

景公問晏子曰忠臣之行何如對曰選賢進能

靜作潔
蔽作齊

景公問晏子曰：「聖人之不得意也，何如？」晏子對曰：「上作事，反天時，從政逆鬼神，藉斂單百姓，四時易序，神祇並怨，道忠者不聽，薦善者不行，諛過者有賞，救失者有罪，故聖人伏匿隱處，不干長上，靜身守道，不與世陷于邪，是以卑而不失義，蔽而不失廉，此聖人之不得意也。」公曰：「聖人之得意，何如？」晏子對曰：「世治政平，舉事調乎天，藉斂和乎民，百姓樂其政，遠者懷其德，四時不失序，風雨不降虐，天明象而致贊，地育長而具

物，神降福而不糜，民服教而不偽，治無怨業，居無廢民，此聖人之得意也。

景公問求賢，晏子對曰：「通則視其所舉，窮則視其所不為，富則視其所分，貧則視其所不取，夫上難進而易退也，其次易進而易退也，其下易進而難退也，以此數物者取人，其可乎？」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蒞國治民者，其任人何如？」對曰：「地不同宜，而任之以一種，責其俱生，不可得也；人不同能，而任之以一事，不可責徧成焉。」

責焉無已。知者有不能治矣。求焉無饜。天地有不能贍矣。故明王之任人，諂諛不邇乎左右，阿黨不治乎本朝，任人之長，不強其短，任人之工，不強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景公問晏子曰：富民安衆難乎？對曰：易。節欲則民富，中聽則民安。行此兩者而已矣。

景公問晏子曰：古者離散其民而隕失其國者，其常行何如？對曰：國貧而好大，智薄而好專，尚讒諛而賤賢人，樂簡慢而輕百姓，國無常法，民

無經紀，好辨以爲智，刻民以爲忠，流湏而忘國，好兵而忘民，肅於罪誅而慢於慶賞，樂人之哀，利人之害，德不足以懷人，政不足以匡民，賞不足以勸善，刑不足以防非，此亡國之行也。今民聞公令如寇讎，此古之離其民，隕其國，常行也。景公問晏子曰：謀必得，事必成，有術乎？對曰：有。公曰：其術何如？晏子曰：謀度於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反義而謀，背民而動，未聞存者也。昔三代之興也，謀必度於義，事必因於民，及其

衰也。謀者反義興事，傷民故度義因民，謀事之術也。

景公問晏子曰：「治國之患亦有常乎？」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好惡良臣而行與小人，此治國之常患也。」公曰：「讒佞之人則亦誠不善矣，雖然則奚曾爲國常患乎？」晏子曰：「君以爲耳目而好謀事，則是君之耳目繆也。夫上亂君之耳目，而下使羣臣皆失其職，豈不誠足患哉？」公曰：「如是乎？」寡人將去之。」晏子曰：「公不能去也。」公不悅。

曰：「夫子何少寡人之甚也？」對曰：「臣非敢矯也。夫能自用於君者，材能皆非常也。夫藏大不誠於中者，必謹小誠於外，以成其大不誠。入則求君之嗜欲能順之，君怨良臣，則具其往失而益之。出則行威以取富，夫可密近，不爲大利變，而務與君至義者，此難得而其難知也。」公曰：「然則先聖奈何？」對曰：「先聖之治也，審見賓客聽治不留，患日不足，羣臣皆得畢其誠，讒諛安得容其私？」公曰：「然則夫子助寡人止之，寡人亦事勿用矣。」

對曰讒夫佞人之在君側者若社之有鼠也不
可燻去讒佞之人隱君之威以自守也是故難
去也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何如對曰薄於
身而厚於民約於身而廣於世其處上也足以
明政行教而不以威下其取財也權有無均貧
富不以養嗜欲誅不避貴賞不遺賤不淫於樂
不遁於哀盡智道民而不伐焉勞力事民而不
責焉政尚相利故下不以相害爲行教尚相愛

故民不以相惡爲名刑罰中於法廢罪順於民
是以賢者處上而不華不肖者處下而不怨四
海之內一意同欲生有厚利死有遺教此盛君
之行也

問下

景公出游問於晏子曰吾欲循海而南至於琅
耶寡人何脩以則夫先王之游也晏子曰嬰聞
之天子之諸侯爲巡狩諸侯之天子爲述職故
春省耕而補不足者謂之游秋省實而助不給

語作諺

上而下
有糧食

二字

禮疑祀

者謂之豫。夏語曰：吾君不游，我曷以休。吾君不豫，我曷以助。壹游壹豫，為諸侯度。今君之游不然而師行而貧苦不補，勞者不息，夫從高歷時而不反，謂之流；從下歷時而不反，謂之連。從獸而不歸，謂之荒；從樂而忘歸，謂之亡。古者聖王無流連之游，無荒亡之行。公曰：善。令吏出粟以與貧者三千鍾，公所身見老者七十人，然後歸。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意氣衰，身甚病，今吾欲具珪璧犧牲，令祝宗薦之乎？上帝宗廟意者禮可

浦作澤
下同

荐至作
薦罪

以于福乎？晏子對曰：嬰聞之，古者先君之于福也，政必合乎民，行必順乎神，節宮室，不敢大斬伐，以無偏山林，節飲食，無多田漁，以毋偏川浦。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也，是以神民俱順，而山川納祿。今君政反于民，而行悖乎神，大宮室，多斬伐，以偏山林，羨飯食，多田漁，以偏川浦，是以神民俱怨，而山川收祿。司過荐至而祝宗祈福，意者逆乎？公曰：寡人非夫子無所聞，此請革心易行，於是廢公阜之游，止海食之獻，斬

伐者以時、田漁者有數、居處飲食節之、勿羨、祝宗用事、辭罪而不敢有所求焉。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之，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公作色不悅，曰：齊國雖小，則可謂官不具乎？對曰：昔吾先君桓公，身體惰解，辭令不給，則隰朋、暱侍，左右多譽，獄讞不中，則弦寧、暱侍，田野不修，民萌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士惰，戎士肆，則王子城甫、暱侍，居處逸怠，左右憚畏，則東郭牙、暱侍。

譽作過

德義不中，意行衰怠，則管子、暱侍，先君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故諸侯朝其德，而天子致胙焉。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者也。故曰：官不具，公曰善。

景公問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今吾從車千乘，可以逮先君桓公之後乎？對曰：桓公從車三百乘，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左有鮑叔，右有仲父，今君左爲倡，右爲優，讒人在前，諛人在後，又焉可逮先君桓

公之後乎。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一心耶？夫子之心三耶？對曰：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心也，而嬰之心非三心也。

雜上

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晏子謝曰：嬰知嬰之過矣，請復治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復使治阿。三年而譽聞

於國，公悅，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治阿也，築蹊徑，急門閭之政，而淫民惡之；舉儉力，孝悌，罰偷竄，而惰民惡之；決獄不避貴強，貴強惡之；左右之所求，法則與非法則否，而左右惡之；事貴人體，不過禮，而貴人惡之。是以三邪毀乎外，二讒毀于內，三年而毀聞乎君也。今臣更之，不築蹊徑，而緩門閭之政，而淫民悅；不舉儉力，孝悌，不罰偷竄，而惰民悅；決獄阿貴強，而貴強悅；左右所求，言諾而左右悅，事

貴人體過禮而貴人悅是以三邪譽於外二讒
譽乎內三年而譽聞於君也昔者嬰之所以當
誅者宜賞而今之所以當賞者宜誅是故不敢
受景公乃任以國政焉

景公正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門則跪
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子
入見景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以出
正門則跪擊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寡人以
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見戮於則

跪以羞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晏子對曰
君勿惡焉臣聞之下無直辭上有情君民多諱
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多直辭君上好
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則跪禁之是君之
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以明君之好善禮之以
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於是令則
跪倍資無征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
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

下兵作
報者二
字無大
臣得微
有不
乎一
夫子作
將軍

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不服乎、君何為非時而來、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擁琴、右挈竽、行歌而

下君下
有仁愛
二字

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景公探雀鬴、鬴弱而反之、晏子聞之、不時而入、見北面再拜、賀曰、吾君有聖王之道矣、公曰、寡人探雀鬴、鬴弱故反之、其當聖王之道者何也、晏子曰、君探雀鬴、鬴弱故反之、是長幼也、君曾禽獸之加焉、而況于人乎、此聖王之道也、景公使養所愛馬、暴病死、公命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之而

舊無所字補之

問於公曰敢問古時堯舜支解人從何軀始公懼焉遂止曰以屬獄晏子曰請數之使自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數之曰爾有三罪公使汝養馬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殺人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鄰國汝當死罪三也令以屬獄公喟然曰赦之

子之遷位新作

魯昭公失國走齊齊景公問焉曰子之遷位新

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登十字

春至也作秋風一至根且後矣

奚道至于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以內無弼外無輔輔弼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芟密其枝葉春氣至傾以揭也景公以其言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隧迷者不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也景公游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對曰鄙人

舊無之
嗣二字
補之

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之嗣壽皆若鄙人之年。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人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對曰：君過矣。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過矣。於是賜封人麥丘以為邑。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曰：請進煖食。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裝。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夫子之於寡人，何為者也？對曰：社稷之臣。公問社稷之臣若何。對曰：能立社稷，別上下之義，使當其理，制百官之序，使得其所，作為辭令，可布於四方也。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雜下

晏子朝，乘弊車，駑馬。景公見之，曰：嘻！夫子之祿寡耶？何乘不佼之甚也？晏子出，公使梁丘據遺之路輿乘馬。三反不受。公不悅，趨召晏子。晏子

佼作任
路輿作
輅車下

至公曰夫子不受寡人亦不乘對曰君使臣監百官之吏臣節其衣服食飲之養以先齊國之民然猶恐侈靡而不顧行也今路輿乘馬君乘之上而臣亦乘之下民之無義侈其衣食而多不顧其行者臣無以禁之遂不受

晏子相景公其論人也見賢即進之不同君所欲見不善則廢之不避君所愛行己而無私直言而無諱

景公游淄聞晏子卒公乘而驅自以為遲下車

而趨知不若車之速則又乘比至於國者四下而趨行哭而往至伏尸而號曰子大夫日夜責寡人不遺尺寸寡人猶且淫逸而不收怨罪重積於百姓今天降禍於齊國不加寡人而加之夫子齊國之社稷危矣百姓將誰告乎晏子沒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公作色大息播弓矢弦章入公曰章自吾失晏子於今十有七年矣未嘗聞吾不善今射出質唱善者如出一口弦章對曰此諸

臣之不肖也，智不足以知君，不善，勇不足以犯君之顏，然而有一焉。臣聞君好之，則臣服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尺蠖食黃，其身黃；食蒼，其身蒼。君其猶有食諂人之言乎？公曰善。

司馬法

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治之謂正。

治民用兵，平亂討暴。

必以義。

是故殺人安人，殺之可也。

以殺止殺，殺可以生也。

攻

其國，愛其民，攻之可也。

除民害，去亂君也。

以戰去戰，雖

戰可也。故仁見親，義見悅，智見恃，勇見方，信見

信。

將有五材，則民親悅，恃方而信之也。

故內得愛焉，所以守也。外

得威焉，所以戰也。

利加於民，則守固，威加敵民，則戰勝。

故戰道不

違時，不歷民病，所以愛吾民也。

春秋興師為違時，飢疲不行，所

以愛己也。

不加喪，不因凶，所以愛其民也。

敵有喪，飢疲不加兵。

愛彼民也。

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民也。

大寒甚暑，吏士懈倦，難以

警戒，大寒以露，則生外疾，甚暑以暴，則生內疾，故不出師，愛己彼之民也。

故國雖大

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春蒐

秋獮，振旅治兵，所以不忘戰也。古者逐奔不遠，

從綏不過三舍，不窮不能，而哀憐傷病，是以明

本書已
或作民

舊無是以明其信也六字補之散作敘

治作至

其仁也成列而鼓是以明其信也爭義不爭利
 是以明其義也又能舍服是以明其勇也知始
 知終是以明其知也五德以時合散以為民紀
 古之道也仁義勇智信民之本隨時而施舍為民綱紀古之所傳政道也先王
 之治順天之道設地之宜官人之德而正名治
 物正者正官名也名正則可法立國辨職立國治民分守諸境界各治其職諸
 侯悅懷海外來服服從也獄弭而兵寢聖德之治
 也其次賢王制禮樂法度乃作五刑興甲兵以
 討不義巡狩省方會諸侯考不同其有失命亂

國作人

伯作百官二字國作人葉作毀

常圯德逆天之時徧告于諸侯章明有罪天子
 正刑刑者正天子之法也刑以征不義伐不從王者之法也豕宰與伯布
 命于軍曰入罪國之地無暴神祇無行田獵無
 有暴虐無棄土功無燔墻屋無伐樹木無取六
 畜無取禾粟無取器械見其老幼奉歸勿傷雖
 遇壯者不校勿敵敵若傷之醫藥歸之既誅有
 罪王及諸侯修正其國舉賢更立明正復職王
與四方諸侯伐無道之國整頓其民人舉賢良更立為君奉尊王法復五官之職事也古
 者逐奔不遠從綏不及所以示君子且有禮不

遠則難誘不及則難陷以禮為固以仁為勝既
 勝之後其教可復是以君子貴之也故禮與法
 表裏也文與武左右也古者賢王明民之德盡
 民之善故無廢德無簡民賞無所生罰無所誠
 也民有一善處一事故能盡民之善無損
 德棄民也能堪其事故賞罰無所施也有虞
 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
 教也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
 不踰時欲民速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遷列欲民
 速覩為不善之害也賞功不移時罰惡不轉列
 所以勸善懲惡欲速疾也

不登作
 亡等

大捷不賞上下皆不伐善也一軍皆勝上下
 俱不取功也
 苟不伐善則不驕矣下苟不伐善必不登矣上
 下不伐善若此讓之至也大敗不誅上下皆不
 善在己也一軍奔北人皆有罪故
 不誅上下俱有過失也上苟以不善
 在己必悔其過下苟以不善在己必遠其罪上
 下分惡若此讓之至也上下不取其善君不
 驕下下不求進也

孫子兵法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興兵
 深入
 長驅據其都邑絕其外內敵舉國來來
 服為上以兵擊破服得之為次也全軍為上

破軍次之全卒為上破卒次之是故百戰百勝

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未戰而敵自屈服也故上兵伐謀敵始有謀其次伐交將

也其次伐兵兵形已成下攻城敵國已收其外糧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也拔人之城而

非攻也毀人之國而不久也必以全爭於天下

故兵不鈍而利可全也兵形象水水行避高而

就下兵之形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行兵

因敵而制勝故兵無定勢水無常形能與敵變

化而取勝者謂之神

孫子曰凡用兵之法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事不拘於君

命也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能待之也無恃其不

攻恃吾之不可攻也夫唯無慮而易於敵者必

禽於人故卒未附親而罰之即不服不服即難

用也卒已附親而罰不行者即不可用矣故令

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令素行則民服令

素行者與眾相得也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

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故進不求名退不避

又作非

作其下

全在命

罪唯民是保而利全於主國之寶也視卒如嬰
 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
 死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全亂而不能治譬若
 驕子不可用也恩不可專用知吾卒之可以擊
 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而
 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擊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
 之半也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故曰知己勝乃不殆知
 天知地勝乃可全明主慮之良將修之非利不

無而字

無而致字

王作主

操作採

師下有舉字不

稼耕作耕

赴非得不用非危不戰不得已主不可以怒而
 興軍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合於利而用不合於
 利而止怒可復喜愠可復悅亡國不可復存死
 者不可復生也故曰明王慎之良將敬之此安
 國之道也興師十萬出征千里百姓之費公家
 之奉日千金內外騷動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古者八家為隣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相守數
十萬之師不事不耕者凡七十萬家也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
 者不仁之至也非民之將也非主之佐也非勝

之主也故明王聖主賢君勝將所以動而勝人

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

不可禱祀以求也不可象於事也不可以事類求也不可驗於

度不可以行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不可以行事度也作不可以度數推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三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四

秘書監鉅鹿男臣魏徵等奉勅撰

老子 鵬冠子 列子 墨子

老子

道經

聖人處無為之事以道治也行不言之教以身帥道之也萬

物作焉各自動作而不辭不辭謝而逆止之也生而不有元氣生萬

物而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恃望其報也

不尚賢賢謂世俗之賢者不貴之也使民不爭不爭功名反自然也不

本師作師

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上化清靜下無貪人不見可欲

放鄭聲遠美人使心不亂不邪淫也是以聖人之治謂聖人治國猶

也治身常使民無知無欲反樸守淳使夫知者不敢為

也思慮深不輕言為無為不造作動因循則無不治德化厚百姓安也

天地不仁天施地化不以自然也以萬物為芻狗天地生萬

物視之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聖人不仁聖人愛養萬民不以仁恩法天地行

然以百姓為芻狗

金玉滿堂莫之能守嗜欲傷神財多累身富貴而驕還自

遺咎夫富當振貧貴當憐賤而反驕恣必被禍患也功成名遂身退天

之道也言人所為功成事立名迹稱遂不退身避位則遇於害此乃天之常道譬如日

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樂極則哀也

五色令人目盲貪淫好色則傷精失明五音令人耳聾好

五音則和氣去心也五味令人口爽爽妄也人嗜於五味則口妄言失於道

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人精神好安靜馳騁呼

難得之貨令人行妨妨傷也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則行傷身

也辱太上下知有之太上謂太古無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

質朴其次親之譽之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其次畏

淳也

書書台要 卷之三十四 三

之設刑法以治之其次侮之禁多令煩不可歸信不足

焉有不信焉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

絕巧絕巧詐也棄利塞貪路也盜賊無有上北公正以為

文不足文不足以教民也見素抱樸見素守真抱其質朴少私寡

欲

曲則全曲己從眾不自專則全也枉則直窪則盈地窪下水流之入謙

下德歸之弊則新自受弊薄後己先人少則得自受

多財多者惑於所聞也是以聖人抱一

為天下式抱守也式法也聖人守一乃不自見

故明聖人因天下之目不自是故彰聖人不自

人故能彰顯於世不自伐故有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

下也不自矜故長聖人不自貴大故夫唯不爭故

天下莫能與之爭此言天下賢與不肖無能與不爭者爭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飄風疾風也驟雨暴

不能久也孰為此者天地也孰誰天地尚不能久而

況於人乎天地至神合為飄風暴雨尚不能故

從事於道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也

自見者不明人為自見其形容以為好自見所行以為應道不自知其形醜操行之

三十四

也鄙自是者不彰自以為是而非人衆人共蔽之使不得彰明也自伐者

無功即所為輒自伐即失有功也自矜者不長好自矜者不以久長故有

道者不處

道大道大者無不容也天大地大王亦大天大者無不蓋地大者無不

者無不制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八極之內有四大

大王居其一也人法地人當法地安靜和柔也地法天

施而不求報生長天法道清靜不言道法自然萬物無所收取

道性自然無所法也重為輕根人君不重則不尊靜為躁君人君不靜則失

威治身不靜則身危奈何萬乘之主奈何者疾時主傷痛之也而以身

輕於天下疾時王奢恣輕淫也輕則失臣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淫

則失其精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

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也故無棄

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常教民順四時者以救萬物之殘傷

也故無棄物不賤石而貴玉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也人之行善者聖人不善

人者善人之資也資用也人行不善聖人教道使為善得以為給用

貴其師不愛其資無所使也雖智大迷雖自以為智言此人乃大

臣作本

舊無貴其師三

字補之

迷是謂要妙能通此意是謂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雄以喻尊雌以喻卑

守之以卑微去雄之強梁就雌之柔和為天下

谿常德不離人能在不復離己則知其白守其

黑為天下式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

闇昧無所見如是則為天下式常德不忒人能

於己不復差忒也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已知

則天下歸之如水流深谷也

將欲取天下欲為天下主也而為之欲以有為吾見其

本書流下有人字

也作之

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天下神器

不可為也器物也人乃天下之神物也神為者

敗之以有為治之則執者失也執者失也強執教之則失

也是以聖人去甚去奢去泰甚謂貪淫聲色也

泰謂宮室臺榭也去此三者處以道佐人主謂

中和行無為則天下自化也順天任德敵師之

自輔佐不以兵強於天下人自服也師之

所處荆棘生焉農事廢田不脩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天

之以惡氣即善者果而已行善者當果敢不敢

以取強焉不敢以果敢果而勿矜當果敢謙卑

本敵作故

註無不取之敢

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四

五

果而勿伐

當果敢推讓勿自伐也

果而勿驕

驕欺勿以果驕欺也

而勿強

果敢勿以爲強以侵凌人也

兵者不祥之器

善之器也

非君子之器不得已

而用之

謂遭衰逢亂乃用之以自守也

恬憒爲上

不貪土地利人財寶勝

而不美

雖得勝不以爲利美

而美之者是樂殺人也

美得勝者

是爲樂殺人

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吉事上左

左生位

凶事上右

陰道殺也

偏將軍處左

偏將

軍卑而居陽者以其不專殺也

上將軍處右

上將軍尊而居右者以其主殺也

言以喪禮處之

喪禮上右

殺人衆多以悲哀泣之

傷己

陽作左

本無而者字

本下有之字

德薄不能以道化

戰勝則以喪禮處之

古者戰勝將軍

居喪主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比於喪也

知人者智

能知人好惡是智

自知者明

人能自知賢不肖是爲反聽無

聲內視無形

勝人者有力

能勝人者不以威力也

自勝者

強人能有能與己爭者故爲強也

知足者富

人能有

爲足則保福祿故爲富也

強行者則有志

人能強力行善不

失其所者久

人所能自節養不失其所則可以久也

死而不妄者壽

目不安視耳不安聽口不安語則無怨惡於天下故長壽也

道常無爲而無

不爲

道以無爲爲常也侯王而能守之萬物將自化

無之爲二字

而能作

若能

王而能守道、萬物將自化、効於己也。

德經

上德不德

上德謂太古無名號之君、德大無名、故言上德也、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

德不見、故言不德也。

是以有德

言其德合於天地、和氣流行、民得以全也。

不失德

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

是以無德

以其有名號及

上德無為

言法道安靜、無所改也。

而無以為

言無以名號為也。

下德為之

言為教令、而有所改也。

以為

言以為已取名號。

前識者、道之華

不知而言、知為前識也、此人失

道之實、得道之華、

而愚之始也

言前識之人、愚聞之唱始也。

是以大

丈夫處其厚

大丈夫謂道德之君也、處其厚者、處身於敦樸、不處其薄

不處身違道、為世煩亂也。

處其實

處忠信也、不處其華、

不上言也。

昔之得一者

昔往也、一無為。

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

言天得一、故能垂象清明、神得一、以靈、言神得一、故能

變化、

谷得一以盈

言谷得一、故能盈滿而不絕。

萬物得一以

生

言萬物皆須道生成也、

能為天下、

天無以清、將恐裂

言天當有陰陽晝夜、不可但欲清明

無已時、將恐分、

地無以寧、將恐發

言地當有高下、剛柔不可

但欲安靜、無已時、

神無以靈、將恐歇

言神當有王相休廢、

將恐發泄、不為地、

神無以靈、將恐歇

言神當有王相休廢、

一本無也字

德經

卷之三十四

一

註靈作
盈滿二
字

其作非
本下有
邪字

不可但欲靈無已時將恐虛歇不為神谷無以盈將恐竭言谷當有盈縮

虛實不可但欲盈滿無已時將恐枯竭不為谷萬物無以生將恐滅言萬

物當隨時死生不可但欲常生無已時將恐滅亡不為物也侯王無以貴高

將恐蹙言侯王當屈己下人波汲求賢不可故

貴必以賤為本言必欲尊貴當以薄賤為本若

也屋高必以下為基言必欲尊貴是以侯王自稱

孤寡不穀孤寡喻孤獨不穀喻不能此其以賤

為本侯王至尊貴能以孤寡

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孤寡不

引作行

得作致

式作戒

之名而王公以為稱者處謙法空虛和柔故物或損之而益引之不

必夫增高者崩或益之而損貪富者得患人之所教謂衆人

去弱為強去柔為剛也我亦教人言我教衆人使去強強

梁者不得其死強梁者尚勢任力為天所絕吾

將以為教父父始也老子以強梁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也至

能貫堅入剛無所不通也無有入於無間無有謂道也道無

間通神不言之教法道不言帥無為之益法道

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不勞煩天下希及之天下謂人

則有益萬民不勞煩

有及道無為之治無為之治治身治國也

甚愛必大費

甚愛色者費精神甚愛財者遇禍患所愛者少所亡者多故言大費

多藏必厚亡

生多藏於府庫死多藏於丘墓生有攻劫之憂死有發掘之患也

知足不辱

欲知足之人絕利去

知止不殆

則止則止財

利不累於身聲色不亂

可以長久

則人能知止足

於耳目則終身不危殆

大成若缺

謂道德大成之君也如缺者減名藏譽如毀缺不備

其用不弊

其用心如是則無弊盡時也

大盈若冲

謂道德大盈滿之君也如冲者貴不敢驕

奢也

其用不窮

其用心如是則無窮盡

大直若屈

謂脩

道法度正直如一也如屈者不與俗人爭如可屈折也

大巧若拙

大巧謂多才術

也如拙者亦不敢見其能也

大辯若訥

大辯知無疑也如清訥者無口辭也

靜以為天下正

能清能靜則為天下長持正則無終已時也

天下有道

謂人主有道也

却走馬以糞

糞者治田也兵甲不用却走馬

以治農田也

天下無道

謂人主無道也

戎馬生於郊

戰伐不止戎馬

生於郊境之上久不還也

罪莫大於可欲

好淫色也

禍莫大於不知足

富貴不能自禁止也

咎莫大於欲得

欲得人物且貪

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無欲心也

不出戶以知天下

聖人不出戶以知天下者以己身知人身以己家知人家

所以見天不窺牖以見天道天道與人道同人君

多欲天氣煩濁吉凶其出彌遠其知彌少謂去

利害皆由於己也觀人家去其身觀人身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

見而名上好道下好德上好武下好力不為而

成上無所為則下無事家給人足物自化也

損之又損之損情欲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

而無不為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取天下常以

無事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及其有事不足以

取天下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

聖人無常心聖人重改更貴因以百姓心為心

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善者吾善之百姓為善聖不善者

吾亦善之百姓為不善聖信者吾信之百姓為

不信者吾亦信之百姓為不信聖

生而不有道生萬物不為而不恃道所施為不

長而不宰道長養萬物不宰是謂玄德道之所

玄闡不可得見也

大道甚夷夷平也而民好徑徑邪不平也大道甚

正朝甚除高臺榭田甚蕪農事廢倉甚虛五穀

無高字

一本平下有正字

國無服文采好飾偽帶利劍尚剛強厭飲食財武且奢

貨有餘多嗜欲是謂盜夸百姓不足而君有餘

飾持行夸人不知身死非道也哉人君所行如

善建者不拔建立也善以道立身立脩之於身

其德乃真脩道於身愛氣養神脩之於家其德

乃餘脩道於家父慈子孝兄弟順脩之於鄉

其德乃長脩道於鄉尊敬長老愛養幼脩之於

國其德乃豐脩道於國則君信臣忠政平脩之

於天下其德乃普人主脩道於天下不言而化

饗其德如是乃為普博

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天下謂人主也忌諱者

多則下詐相殆故貧也民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也

者眩於目聽者惑於耳上人多伎巧奇物滋起

人謂人君也多伎巧刻畫官觀彫法物滋彰盜

賊多有法好也珍好之物滋生彰著則我無為

而民自化無所改作而我好靜而民自正言不

教民皆自忠正也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搖役我無欲

而民自樸我去華文民則

法物作法令

其政悶悶

其政教寬大悶悶味味似若不明也

其民醇醇

政教寬大故民

醇醇富厚相親睦也

其政察察

其政教急疾言決於口聽決於耳

其民缺

缺民不聊生故缺

禍兮福之所倚

倚因夫福因禍而生人遭

禍而能悔過責己脩善行道則禍去福來

福兮禍之所伏

禍伏匿於福中得人得

則福去禍來孰知其極

禍福更相生無知其窮極時也

治大國若烹小鮮

鮮魚也烹小魚不敢撓恐其糜也治國煩則下亂治身煩

則精以道莅天下者其鬼不神

以道德居位治天下則鬼不敢

見其精神非其鬼不神其神不傷人

其鬼非無精神邪不

入正不能傷自然之民也非其神不傷人聖人亦不傷人

神不能傷害人以聖人在位不傷害人故鬼不敢干也

道者萬物之奧

奧藏也道為萬物之藏無所不容

善人之寶也

善人以道為身寶不敢違

不善人之所保

道者不善人之所保倚也遭患逢急猶知自悔卑下

故為天下貴

為無為

無所造作

事無事

怨以德

脩道行善絕禍於未生也

圖難於其易

欲圖難事當於易時未及

成也為大於其細

欲為大事必作於小禍亂從小來也

天下難事必

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

大

處謙虛也

故能成其大

天下共歸之也

夫輕諾必寡信

言也。多易必多難。不慎也。是以聖人猶難之。聖人動

猶進退重難之。故終無難。聖人終身無患難。欲塞其源也。

其安易持。治身治國安靜。其未兆易謀。情欲禍

形兆時。其脆易破。禍亂未動於朝，情欲未見，其

微易散。其未彰著，微。為之於未有，欲有所為，當

之時，塞。治之於未亂。治身治國於未亂之，合抱

之木，生於毫末。從小成。九層之臺，起於累土。從

至千里之行，始於足下。從近。為者敗之，有為於

然，執者失之。執利遇患，堅持。聖人無為，故無敗。

聖人不為華文，不為利色，故無敗壞也。民之從事，常於幾成而敗

之。從為也。民人為事，常於其功德幾成，慎終如

始，則無敗事。終當如始。是以聖人欲不欲，聖人

所不欲，人欲文節，聖人欲質，不貴難得之貨。聖人

不賤石，而學不學。詐，聖人學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

貴玉也。學不學，詐，聖人學人學自然，人學治世，聖

以輔萬物之自然。教人反本實者，欲以。而不敢

為焉。聖人動作，因循，不敢。

古之善為道者，說古之善以道。非以明民，非以

道教。

民明知奸巧將以愚之將以道德教民使質樸不詐偽也民之難治

以其智多以其智太多而為巧偽也以智治國國之賊使智惠之

人治國必遠道德妄作威福為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不使智惠

直上下相親故為國之福也之人知國之政事則民守正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下故眾流

歸就王者歸就王者是以聖人欲上人欲在上也必以言下

之法江海法江海欲先民欲在民之前也必以身後之先人而後己也

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聖人在民上為主不

仰不以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為重也

欲害之者

我有三寶持而保之老子言我有三寶一曰慈

愛百姓愛百姓二曰儉賦歛若取三曰不敢為天下先

執謙退不慈故能勇以慈仁故能勇於忠孝儉故能廣身

節儉故民日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成器長謂

得道人也我能得道人之長也今舍慈且勇今世人舍慈舍儉

且廣舍其儉約舍後且先舍其後己死矣如此

動入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夫慈仁者百姓親附故戰則勝

敵以守衛用兵有言陳用兵之道老子疾時吾

則堅固也

不敢為主主先也、不敢先舉兵也、而為客客者和而不唱、用兵當承天而

後動也、不敢進寸而退尺進、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為

禍莫大於輕敵夫禍亂之害、莫大於欺、輕敵、

敵幾喪吾寶幾、近也、寶、身、欺、輕敵、家、近、喪、身、也、故抗兵相加、哀

者勝矣哀者、慈仁、士卒不遠於死也、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老子言吾所言、省而易知、約而易行、天下莫

能知、莫能行人惡柔弱也、夫唯無知、是以不我知、

夫唯世人也、是我德之闕、不見於外、窮微極妙、故無知也、知我者稀、則我貴

矣稀少也、唯達道乃能知我、故為貴也、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薄

寶身下有也字

為貴作不以示人

外、懷王者厚內也、匿寶藏德、為貴也、

天道不爭而善勝天不與人爭貴也、不言而善應

天不言、萬物自動以應時、不召而自來天不呼召、萬物皆

然而善謀人、事、脩善行、惡、各蒙其報、天網恢

恢、疏而不失天所羅網、恢、恢、甚大、雖疏、遠、司、察、人、善、惡、無、有、所、失、

民不畏死治國者刑罰酷深、民不聊生、故不畏死也、治身者嗜欲傷神、貪財殺身、不

知畏知、畏、奈何以死懼之人君不寬其刑罰、教人去

之、若使民常畏死當除己之利、欲、而為奇者、吾

得執而殺之、孰敢矣以道教化、而民不從、反為奇巧、乃應王法、執而殺之、

誰敢有犯者老子傷時王不先道德化之而先刑罰也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其君上所以稅食下太多

是以飢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者人民不可治

多欲好有為是以難治其民化上有為人之輕死以

其求生之厚人民所以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是

以輕死故以求生太厚之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

於貴生也夫唯獨無以生為者爵祿不干於

不得使則賢於貴生者也

聖人執左契古者聖人無文書法律而不責於

人但執刻契信不有德司契有德之君司無德

司徹無德之君背其契天道無親常與善人天

無有親疏唯與善人則與司契者也

小國寡民聖人雖治大國猶以為小儉約不使

民重死君能為人興利除害各得而不遠徙政

不煩則民安其業故雖有舟輿無所乘之清靜

不遠遷離其常處也無怨惡甘其食蔬食

不好入雖有甲兵無所陳之於天下

不漁食美其衣安其居安其茅茨不

百姓也樂其質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相去

樂其俗樸之俗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近也

民至老死不相往來無情欲也

聖人不積聖人積德不積財有德以教愚有財以與貧既以為人己

愈有既以財賄布施與人之財益多如日月之光無有盡時天之道利而不

害天生萬物愛育之令長大無所害也聖人之道為而不爭聖人法天

所施為化成事就不與下爭功名故能全其聖功也

鵬冠子

博選

博選者序德程俊也道凡四誓一曰天一曰地

三曰人四曰命人有五至一曰百己二曰十己

本書人

上有權字

三曰若己四曰廝役五曰徒隸所謂天者理物

情者也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所謂人者惡死

樂生者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君者端神

明者也神明者以人為本人者以賢聖為本賢

聖者以博選為本博選者以五至為本故北面

事之則百己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

十己者至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馮几據杖指

麾而使則廝役者至噫嘻叱則徒隸人至矣故

噫嘻叱作樂嗟苦咄交作友

著希

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劫、嗜利而不為非、時動靜而不苟作、體雖安之、而弗敢處、然後禮生焉、心雖欲之、而弗敢言、然後義生焉、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

世賢

悼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龐煖曰、王獨不聞俞拊之為醫乎、已識必治、神避之、昔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

無靜字

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忘之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百里醫秦、申麋醫郢、原季醫晉、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立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侯之間扁鵲耶、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也、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鏡血

脉投毒藥割肌膚而名出聞於諸侯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則桓公幾能成其霸乎

列子

天瑞

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

用全猶備也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

所宜職主也生各有性性各有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

聖有所否物有所通夫職適於一方者餘塗則罔矣形必有所分聲必有

本註罔作

所屬若温也則不能涼若官也則不能商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

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

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

之教非仁則義萬物之宜非剛則柔此皆隨所

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方圓靖躁理不得兼

殷湯問

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

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

物異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

本書無殷字

異作其

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所逆、使羣異各得其方、壽夭盡其分、

力命

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至於

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公誰欲歟、

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清己

而其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一聞人齊物也

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瑕錄善使之治國、上且鈎乎君、

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納矣其得罪

於君、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

隰朋可、其為人也、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

慙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不以逮己、故能無棄人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人、

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人、己愈有也以

賢臨人者、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

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與物升降者、物必歸之也其於國有

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賴聞見、故曰不瞽不聾、不能成

功、勿已則隰朋可、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生無所措手足、故遺之可、未

能盡道、故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僅可耳

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

賴作煩

皆天理也

晉國前當有說符二字

晉國苦盜有卻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卻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羣盜謀曰吾所窮者卻雍也遂共盜而戕殺之也晉侯聞而大駭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卻雍死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

少作先

者有殃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人有耻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羣盜奔秦焉用聰明以察是非者羣詐之所逃用少識

以擿奸伏者眾惡之所疾智之為患豈虛也哉

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其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鼉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丈夫方將厲之孔子使人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圍流九十里魚鼈鼉弗能居也意者難可

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親之而況人乎

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奈何

詹何蓋隱者也

詹何對曰

何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對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曰善

墨子

墨翟

所染

子墨子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入者變其色亦變故染可不慎耶非獨染絲然也國亦有染舜染於許由伯陽禹染於皋陶伯益湯染於伊尹仲虺武王染於太公周公此四王者所染當故王天下立為天子功名蔽天地舉天下之仁義顯人必稱此四王者夏

于作羊
文作公
終作公
幾作夷

桀染於干辛推哆殷紂染於崇侯惡來厲王染
於厲公長文榮夷終幽王染於傅公幾蔡公穀
此四王者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戮舉
天下不義辱人必稱此四王者齊桓公染於管
仲晉文公染於咎犯楚莊染於孫叔吳闔廬染
於伍員越勾踐染於范蠡此五君者所染當故
霸諸侯名傳於後世范吉射染於張柳朔中行
寅染於籍秦吳夫差染於宰嚭知伯瑤染於智
國中山尚染於魏義宋康染於唐鞅此六君者

所染不當故國家殘亡身爲刑戮宗廟破滅絕
無後類君臣離散民人流亡舉天下之貪暴苛
擾者必稱此六君也凡君之所以安者何也其
行理生於染當故善爲君者勞於論人而逸於
治官不能爲君者傷形費神愁心勞意然國愈
危身愈辱此六君者非不重其國愛其身也以
不知要故也不知要者所染不當也

法儀

子墨子曰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無法儀

息作德

而其事能成者無有也故百工從事皆有法度
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度此不若
百工也然則奚以為治法而可莫若法天天之
行廣而無私其施厚而不息其明久而不衰故
聖王法之既以天為法動作有為必度於天天
之所欲則為之天所不欲則止然而天何欲何
惡也天必欲人之相愛相利而不欲人之相惡
相賊也以其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奚以知天
之兼而愛之兼而利之也今天下無小大國皆

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故曰愛
人利人者天必福之惡人賊人者天必禍之是
以天欲人相愛相利而不欲人相惡相賊也昔
之聖王禹湯文武兼愛天下之百姓率以尊天
事鬼其利人多故天福之使立為天子天下諸
侯皆賓事之暴王桀紂幽厲兼惡天下之百姓
率以詬天侮鬼其賊人多故天禍之使遂失其
國家身死為戮於天下後世子孫毀之至今不
息故為不善以得禍者桀紂幽厲是也愛人利

人以得福者禹湯文武是也

七患

子墨子曰國有七患七患者何城郭溝池不可
 守而治宮室一患也邊國至境四鄰莫救二患
 也先盡民力無用之功賞賜無能之人三患也
 仕者持祿遊者憂佼君脩法討臣臣懾而不敢
 拂四患也君自以為聖智而不問事自以為安
 強而無守備五患也所信者不忠所忠者不信
 六患也蓄種菽粟不足以食之大臣不足以事

倭作反

無備字

之賞賜不能喜誅罰不能威七患也以七患居
 國必無社稷以七患守城敵至國傾七患之所
 當國必有殃

墨子曰
以下出
辭過篇

潤下有
濕字

墨子曰古之民未知為宮室時就陵阜而居穴
 而處下潤濕傷民故聖王作為宮室為宮室之
 法曰室高足以避潤邊足以圍風寒上足以待
 雪霜雨露官墻之高足以別男女之禮謹此則
 止凡費財勞力不加利者不為也是故聖王作
 為宮室使上不以為觀樂也作為衣服帶履使

使上作
便於生

使身作
便於身

身不以爲辟怪也。故節於身，誨於民，是以天下之民可得而治，財用可得而足。當今之主，其爲宮室則與此異矣。必厚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宮室臺榭曲直之望，青黃刻鏤之飾，爲宮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財不足，以待凶饑，振孤寡，故國貧而民難治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也，當爲宮室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衣服時，衣皮帶，冬則不輕而溫，夏則不輕而清。聖王以爲不中人之溫清，故作

誨婦人，以爲民衣。爲衣服之法，冬則練帛之中，足以爲輕且煖，夏則絺綌之中，足以爲輕且清。謹此則止，故聖人之爲衣服，適身體和肌膚而足矣。非榮耳目而觀愚民也。當是之時，堅車良馬，不知貴也；刻鏤文采，不知喜也；得其所以自養之情，而不感於外，是以其民儉而易治。其君用財節而易贍也。府庫實滿，足以待不極；兵革不頓，士民不勞，足以征不服。故霸王之業，可行於天下矣。當今之主，其爲衣服則與此異矣。冬

則輕煖夏則輕清皆已具矣必厚作斂於百姓暴奪民衣食之財以爲錦繡文采靡曼之衣鑄金以爲鈎珠玉以爲珮女工作文采男工作刻鏤以身服之此非云益煖之情也單財勞力畢歸之於無用也以此觀之其爲衣服非爲身體皆爲觀好是以其民淫僻而難治其君奢侈而難諫也夫以奢侈之君御淫僻之民欲用無亂不可得也君誠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當爲衣服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飲食故聖人作誨

男耕稼樹藝以爲民食也足以增氣充虛強體適腹而已矣其用財節其自養儉故民富國治今則不然厚斂於百姓以爲美食荔豢蒸炙大國累百器小國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徧視手不能徧摻口不能徧味冬則凍冰夏則餒饉人君爲飲食如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欲無亂不可得君誠欲天下治而惡其亂當爲食飲不可不節古之民未知爲舟車時重任不移遠道不至故聖王作爲舟車以

便民之事其爲舟車也完固輕利可以任重致遠用財少而爲利多是以民樂而利之法禁不急而行民不勞而上足以用故民歸之當今之主其爲舟車與此異矣完固輕利皆已具矣必厚斂於百姓以爲舟車飾飾車以文采飾舟以刻鏤女子廢其紡織而脩文采故民寒男子離其耕稼而脩刻鏤故民飢人君爲舟車若此故左右象之是以其民飢寒並至故爲姦邪姦邪多則刑罰深刑罰深則固國亂君誠欲天下之

無固字

治而惡其亂當爲舟車不可不節
尚賢

子墨子曰今者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是其故何也是在王公大人爲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爲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

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辨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爲政也，言曰：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不義。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避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爲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避親疎，然則我不可

不爲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避遠近，然則我不可不爲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無恃，今上舉義不避遠，然則我不可不爲義。人聞之，皆競爲義。是其故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故古者聖王之爲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與之爵，重與之祿，任之以事，非爲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受賞，量功

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恒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避私怨故得士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成美章而惡不生故尚賢者政之本也子墨子言曰天下之王公大人皆欲其國家之富也人民之衆也刑法之治也然而莫知尚賢而使能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何以知其然也今王公大人有一牛羊不能殺必索良宰有一衣裳不能制必索良工有一疲馬不能治必索良醫

有一危弓不能張必索良工雖有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誠知其不能也必不使是何故恐其敗財也當王公大人之於此也則不失尚賢而使能至建其國家則不然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則舉之則王公大人之親其國家也不若其親一危弓疲馬衣裳牛羊之財歟我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皆明於小而不明於大也古之聖王之治天下也其所貴未必王公大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

目美好者也是故昔者堯之舉舜也湯之舉伊尹也武丁之舉傅說也豈以為骨肉之親無故富貴面目美好者哉唯法其言用其謀行其道
上可而利天中可而利鬼下可而利人是故尚賢之為說不可不察也尚賢者天鬼百姓之利而政事之本也

非命

古之聖王舉孝子而勸之事親尊賢良而勸之為善發憲布令以教誨賞罰以勸沮若此則亂

正作政

下曰上有必字

者可使治而危者可使安矣若以為不然昔者桀之所亂湯治之紂之所亂武王治之此世不渝而民不改上變正而民易教其在湯武則治其在桀紂則亂安危治亂在上之發政也則豈可謂有命哉昔者三代之暴王不繆其耳目之淫不慎其心志之僻外之馭騁田獵畢弋內沈於酒樂不肯曰我為刑政不善曰我命故且亡雖昔也三代之偽民亦猶此也繁飾有命以教眾愚昔者禹湯文武方為政乎天下之時曰必

使飢者得食寒者得衣勞者得息亂者得治遂
得光譽令聞於天下夫豈可以為命哉故以為
其力也今賢良之人尊賢而好蓄道術故上得
其王公大人之賞下得其萬民之譽遂得光譽
令聞於天下豈以為其命哉

貴義

子墨子曰世之君子使之一犬一豕之宰不能
則辭之使為一國之相不能而為之豈不悖哉
世之君子欲其義之成而助之脩其身則慍是

猶欲其牆之成而人助之築則慍也豈不悖哉

羣書治要

卷之三十四

羣書治要卷第三十四

